



### 3 暗示的可能性 《岐途》艺术展

文/兀鹏辉

## Misleading Trails

陈旧的知识、虚假的体系、  
误导的轨迹。

北京中国艺术文件仓库的展览很少宣传，往往都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的展览，开幕的时间也比较晚，通常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熙熙攘攘的情况较少，观众多是零零散散，看完展览尽是在草坪上三五成群躺卧聊天的，这些灌着酒水的人主要是艺术家和参展者邀请的朋友，构成了一幅《草地上的午餐》。这是我在北京看到的环境最好的画廊，最亲切的观众。《岐途》展8月14日在这里开幕，往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还将在美国的6个大学画廊巡回展出，参展艺术家中的艾未未、海波、洪浩、谢晓泽曾参加之前的《再生——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同样是全美巡回。《岐途》就是《再生》的副产品，规模要小得多，参展者7人，以平面作品为主。在策划《再生》展，与中国艺术家交流的过程中，谢晓泽发现他们的观念和策略与美国当代艺术有不少并行和相关的线索，于是产生了做这个小型巡展的想法。原来的题目是“陈旧的知识、虚假的体系、误导的轨迹”。

艾未未展出了绘画、行为摄影、装置三个领域的作品：一个是清代家具——《两条腿在墙上的桌子》；三张系列照片是一个行为的不同时段，他本人举着陶罐和落下、摔碎的三部曲；在一幅《无题》的油画作品里描绘了布包裹着一排躺着的物体，分明是人的体量，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裹尸布了。艾未未的作品总是带着深刻的暗示性，而不只是一张图像。

在美国工作生活的谢晓泽是展览的推动者，他的油画描绘的是堆积成摞的报纸书籍的虚实再现，一幅怀旧的样子，借用评论者罗宾·厄普戴克的说法：“乍一看，谢似乎是对书籍以及它所代表的知识、历史、灵性和思想自由表达崇敬。但这些画面又有一种不祥之感。就像博尔赫斯的地狱的迷宫式图书馆里没完没了的书籍一样，也许这些书只不过是让人迷途的小径，打开书页会诱惑你进入永远的虚幻之中。”

洪浩、米丹、弗农·费谢尔、恩利克·查哥雅的作品都和图纸有关，不全是地图。三个人是石板画，一个是丙烯材料，手法各不相同。洪浩还展出了他的私人物品扫描的彩色照片：保修卡、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证书、往来港澳通行证、成都双年展、后现代状况、大众软件……是书脊、书封、内页、票据、优惠卡、名片、封面、宣传单、证书的百科全书，谢晓泽说：“反映了整体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和限定。”

海波一见面就说展览的时间太仓促了，因为想展些新的东西，临时拍摄了他所住的通县某小区附近的风景，制作的10张一系列作品因受场地所限又拉回去了一半，他坦言：没有个展的作品好。这些作品的独立性和灰色的、丰富的个人迷幻氛围都是我喜欢的因素，而不是他大名鼎鼎的《合影》重拍作品所具备的清晰的比较学意义。海波在纽约的个展被数次延长了时间，或许是因为他提供并暗示了和“中国”被符号化所相异的真实可能性，更逼近真实的广义缘故。

而“岐途”意味着末路和新的开端，本身就模棱两可，不明确地记录下接近真实的形象。你敢确定这些事情对你而言毫无特殊意义吗？那一天，北京至少有5个展览开幕，还不包括演出，《岐途》是最有意义的。